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三

明 季本 撰

檜

檜國名國語作鄶漢地理志作會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地滎陽之南溱洧之間其君妘姓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其地與虢比鄰至平王時國滅而併虢以封於鄭今所存詩四篇皆衰世之言而亦不知果檜風否也蘇

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亦未敢必以為然焉餘詳見鄭下

羔裘

經旨曰此詩蓋大夫憂國者之所作非去位而有是言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賦也

羔裘詳見唐羔裘字義狐裘詳見終南字義羔裘本諸侯朝服而其君服之以遊衍狐白裘本諸侯燕服

而其君服之以視朝失其宜矣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

翺翔與上章逍遙意同並說見清人堂謂正寢之堂孔氏曰人君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

膏謂潤澤如脂漬也有曜謂日照之而有光也此正言其出遊而照曜人目也觀於此言則其裘不加裼

衣而見美又可知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

經言曰賢者思見終喪之人而不可得幸得見之而作此詩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賦也

素白也練布使白謂之練冠是既祥之冠也不能三年喪則祥而除服矣棘因棘刺而言棘刺葉少而體

常露故謂居喪而骨立見者為棘人欒欒瘠貌慱慱
謂心勞而團聚於中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
冠素則衣亦素矣傷悲者有感於心而興悲也蓋此
作詩之人必亦能終三年之喪者但以獨行無助為
衆所憎故憂思如此以其可與共學故欲與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
韠蔽膝而以皮為之也民間之所通用詳見終南字

義衣素則鞸亦素矣蘊結思畜於中而不觧也可與同歸則志同故曰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

經旨曰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而自嘆之詩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賦也○猗於可反儺乃可反下章同

萇楚一名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長尺以上則引

蔓草上苗弱不能為樹猗儺柔弱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

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

有家則有室○隰下地楚賤材以比民之在下楚之

猗儺以比民之柔弱沃若言其得遂生長之性而潤

澤也楚以蠢然無累故得樂生嘆人之不若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此詩小序以為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説者遂以萇楚枝柔夭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室家之時生意沃然者為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為所夭蔓意亦善矣但此詩三章以枝華實為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

匪風

經旨曰小國聽大國之令會盟征伐不勝其煩百姓

若之而思文武成康之澤故作是詩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比也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賦也

偈疾貌周道適周之路也言風急而車疾取以為會盟征伐疾驅而往無所停息之喻匪云者言此不足傷嘆所傷者周室衰微政教不行於天下而方伯不能撫恤其民耳怛傷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比也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

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賦也○亨音烹古字通用後凡此類並同

溉滌也鬵釜屬治民若亨小鮮故以亨魚為喻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子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得其意矣懷之好音謂欲以治民之道告之以見所以思周之意如此此蓋幽厲之世未東遷時詩

匪風三章章四句

東萊吕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懐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曹

朱子曰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今按曹伯爵非大國也猶録其詩滕薛邾杞皆當時諸侯會盟之國與曹密邇又孔子所嘗往來之地豈無一詩可録而併其國名無之豈非詩有散逸邪

蜉蝣

經旨曰國君飾其衣服而無德以居之詩人以其浮

華易悴如蜉蝣之朝生暮死故憂之而作此詩欲其從已而相與論道為久長之計也

蜉蝣之羽興也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興意

蜉蝣渠畧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楚楚猶言濟楚謂其羽之美也上衣下裳人君之盛服以蜉蝣為喻而起興蓋薄之矣

○蜉蝣之翼興也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興意

采采華飾也

○蜉蝣掘閱興也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興意○說音稅

掘閱者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當時常談如此麻衣麻布爲之如雪言其色白而鮮絜也鄭氏以麻衣爲深衣諸侯之禮朝朝服夕深衣孔氏疏之則曰麻衣純用布而色白如雪者惟深衣爲然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

經旨曰曹之賢者因其君進用小人而遠君子故作此詩以諷之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賦也○何上聲後凡有荷之何並同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蓋役屬非指其官也何與荷同擔揭也戈見秦無衣祋殳也見衛伯兮各字義皆短兵赤芾詳見車攻字義當時蓋有以候人為大夫

而與於三百赤芾之中者故舉以為言彼其之子即指此人非泛指三百人也然曹之赤芾者有三百人則亦見其王制隳而小人衆矣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興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興意也○稱去聲後凡取能勝之義者並同

鵜鶘也俗名淘河好羣飛入水食魚歐陽氏曰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

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興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興意）味喙遂順也媾遇謂恩遇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比也）薈蔚草木茂盛也隮雲升也南山雲氣朝升則草木之茂盛益陰晦矣此以喻小人衆多而暗昧日進也婉孌說見齊甫田季女少女也既少而美宜為人所

取矣今不妄從人而不免於飢亦猶君子守道見棄而至於貧賤也故以為比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

經旨曰此美其君德之足以正人也觀正是四國一語則似稱美天子之辭意曹風不宜有此耳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興意）

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即今布穀詳見鵲巢字義飼
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以起興則淑人君子當以
能親民而天下皆得其平者言之儀即心之裁制義
之發見者大學藏身之恕是也一則其心固結而不
散故曰如結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興也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
絲其弁伊騏 興意

帶大帶有雜色飾焉弁色如青黑之馬故以騏為名

詳見淇奧字義此言正衣冠尊瞻視見其心之所存者一而威儀之不忒足以起人敬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興也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興意

棘小棗忒差也儀不忒本上心之一者而言正四國則化及於天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興也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興意

四國之化本於國人故復推本言之國人覩感則皆祝其壽考矣○鳲鳩常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從一以倎之則彼此不相失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

經旨曰周室既衰王綱廢墜德澤不及於民民方愾念頼郇伯能勞之故詩人美之而作此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愾我寤嘆念彼周京（興意）

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嘆息聲周京天子所居也先王盛時民勤農業則引泉上流以灌禾黍今田野荒蕪無復有良苗者而冽泉在下惟浸苞稂蕭蓍而已下泉寒無生意而草皆病焉以比民之憔悴於虐政而因以起興也所以愾嘆而念周京者良欲其留意於恤民耳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興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周興意

蕭蒿屬荻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興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興意

蓍亦蒿屬即筮草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興意○勞去聲後凡慰勞之勞並同

郇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為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為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為何時人矣郇伯為州牧治諸侯能行仁政使民得盡力於農畝故陰雨所膏者黍苗而芃芃然生意之盛以

比民之得蘇息而因以起興也葢王者之不作久矣四國所以被周之澤而有王者實由郇伯能勞來我耳舊說以郇伯為先王威時州伯詩人追言之而傷今之不然此狃於小序曹人疾共公之說而不知其不足據也夫共公魯僖公時人也東遷之後周之人望已絕誰復有念周京之憐恤者乎故郇伯者必非文武成康時人而此詩之作其亦在幽厲之間歟當幽厲之間而得州牧如郇伯者寧非人心之所共愛

慕者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三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四

明　季本　撰

豳

豳孟子作邠唐開元間改豳州為邠州今屬西安府朱子曰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

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夫豳文武以前之國也不列於周名之南其詩宜為周公在成王時所述別為一類但特以豳名則必舉一國所存之風而録之當不止七月一篇而已竊意篤公劉豈年載芟諸篇皆為豳詩先儒亦多以為

然惟公劉則以為名康公所作恐周公述豳風不宜遺此遷豳之始事也但其中有為祭祀而作者則豳之頌也有為勸戒而作者則豳之雅也本有雅頌而併目為風則所重在備一國之風矣周禮籥章云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但言豳雅豳頌而不言豳風故程大昌遂以此為詩有二南雅頌而無風之證然籥章上言逆暑迎寒皆曰擊土鼓而吹豳詩則不知所

謂豳詩者何所指邪竊意周太師采詩之時於列國之風必併其雅頌而名之此亦采陳國風之通例也而謂詩本無風可乎鄭氏以七月一篇自具三體分析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則穿鑿甚矣至於鴟鴞以後皆周公事也亦混為豳風而所謂豳雅豳頌者反有遺焉蓋不止公劉豈年載芟三章而已則七月一詩既以戒成王而作則為正論雖附於雅可也而何

必特列一國邪豳非時王所採之風特列於諸國之後亦猶商頌非時王之頌而列於魯頌之後也歟○舊說以不窋為稷子非也詳辯於公劉篇下

七月

經旨曰豳人以農桑為業以忠愛為心故作此詩以自序其勤力誠心之事也舊說以為周公遭變而陳王業之艱難蓋陳其言以告成王云耳非謂此詩為周公作也若特作此詩則告君之正言宜為大雅而

安可列於風邪惟其豳人所自作故其序月皆以夏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賦也

七月建申之月也一之日建子之月也或言日或言月者日主陽月主陰故子丑寅卯辰巳六陽辰皆以日言午未申酉戌亥六陰辰皆以月言交互成文而

天時之始子夏正之始寅具可見矣餘見後四月秀葽字義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見豳人之慮寒豫於暑退之月也至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乃授人以衣而使禦寒也觱發風寒也栗烈無風而氣寒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歲與後章十月改歲之歲同歲始於子而終於亥婦功以成衣為終一歲之事故十月即為卒歲不必主寒退言而至夏正之寅月然

後為改歲也耜田器所以起土于耜言往脩田器也
舉趾舉足趾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
田大夫勸農之官謂之司穡即穡夫也家長與其婦
若子饁於南畝所以田畯見其勤而喜之此章前段
言治衣先事之慮見其以衣為急也後段言治田同
出之勤見其以食為急也農事惟此數言已盡大意
故後章申言之說但以急於民事及農隙慶勞為義
而於女工則此章未備下章始詳言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

載鄭氏訓則諸家多從之而集傳以爲始其義與也倉庚鳴時將蠶之候也懿筐筐之美者也微行小徑避人通行之路也蘩所以生蠶令人洗蠶種尚用之蠶之新出者女執懿筐而求穉桑以飼之蠶之未出者女則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祁祁或以爲衆多或

以為舒綬集傳每從衆多之説竊意訓舒遲者為長傷悲者治蠶為昏嫁之備所以衣其夫恐公子來親迎時將别離父母與之同歸故因蠶事之始而即有所傷感也古者公子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無不力於蠶務故云然言公子特舉其貴者耳其餘齊民皆可類推矣未嫁而即以衣夫為念見女心之専一而當時父母所以教其女者亦惟此而已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賦也

萑葦詳見碩人字義萑葦以八月成而預收蓄之以爲曲薄也蠶月治蠒之月也臨川王氏曰治蠒非一月故不指言其月華谷嚴氏曰桑之高大者其枝條遠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所謂條桑也桑性伐而始茂故條桑女桑乃桑之低小者猗倚也倚取之不斷其

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嫩
葉始生未多故以筐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
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
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倚取
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
也鵙伯勞也績緝也謂績麻也陽明也集傳云蠶事
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
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其朱

者尤為鮮明皆以為公子之裳也今按為公子裳本殆及公子同歸而言即所謂昏嫁之備衣其夫者也若諸侯則夫人親蠶以供之不必以此為供上而託言公子也此上二章皆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賦也）

穫謂禾之早者可收也言其則非盡然之辭隕落也落葉謂之蘀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其穫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今按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不可以居而其民當取狐狸之皮以為裘故先言氣候之將寒以起之也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貉賤故禮但言狐裘于貉往搏貉也蓋一之日農工已畢而民間私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與上章為公子裳義同以女功言也既為公子裳又為

公子裘可見當時連姻公室者其遣嫁之衣服亦甚
備而皆民力之所自致矣同者國之大狩也說見大
叔于田纘習而繼之也本為講武而狩故曰纘武功
也豵獸之小者豣獸之大者非豕也詳見騶虞字義
及還因講武而以所得之獸小者則私之而大者則
獻于公以寓尊君親上之義焉蓋豵與豣皆有皮可
以為冠屨而有毛可以為褐備褐則又足以禦賤者
之寒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

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屋之四垂謂簷下也在野在宇在户從遠而至於近也入我牀下自外而入於内也暑則在外寒則依人此見蟋蟀之知寒也穹空之也窒塞也謂室中為土所堆塞處空之使可居也熏鼠使之出而不能存也向

者北出牖也北牖通風故塞之墐塗也户蓽户也庶人以荆竹織之謂之蓽户亦以通風故墐之嗟閔嘆之辭改歲謂歲事畢而不必出冒大寒也此章以物類感寒氣之至而閔婦子終歲之勤故因其事畢而處之密室以息其勞蓋終上章禦寒之意而見其有慈幼之心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

茶薪樗食我農夫賦也〇斷音短食我之食音嗣後凡此類並同

剥落謂擊而落之也介助也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也鬱薁葵菽棗其品稍嘉老者之時食也至於十月穫稻則釀為春酒以養和而眉壽有所助矣瓜茶常蔬壺樗賤物苴亦麤食在田則食瓜斷壺既叔苴則采茶薪樗以供食而農夫有所資矣稻與苴皆可食而精麤異稻言於眉壽苴言於農夫長少貴賤之節也此章見養老恤農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

宮者合院之内以所居五畝之宅言也自田而上故曰上入于茅往取茅也索繩也綯絞也言絞索也乘升也舊説以執宮功為執公室之役則公宮必不以茅蓋以索縛也而索綯以宵亦非經始勿亟之義且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制有常必不久役也

何妨於播穀而曰亟乘屋乎若以治二畒半在邑之宅則其制乃先儒之所妄分已辯於讀禮疑圖卷一五畒宅圖下矣此因上章治田為養生所資而言所以民俗自相警戒不待督責而急於治屋者葢恐來春將復始播百穀以預計出田之務也乘屋但以茅葢屋而絞索以縛之為終歲計耳與前章冬月塞向墐戶而入處於室者自不相妨也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凌力證反
鑿冰取冰於山以冰在窮谷則堅也冲冲鑿深貌凌
陰冰室也蚤旦朝也韭菜名滌掃蕩也公堂君之堂
也稱舉也疆竟也此章言豳君有志於民故以燮調
為事而以用冰節陽氣之過故天時得正氣復嚴凝
而九月肅霜也時和年豐至於十月則歲功成而滌
場矣於是蜡祭鬼神而黨正屬民以飲於鄉鄉大夫

之與飲者飲畢則升公堂稱兕觥以祝壽如今鄉飲之謝恩然蓋非大夫不可以言升公堂見君以民樂為樂而人亦以其樂樂君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此詩所重在於衣食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其敬老慈幼尊君愛民之意藹然忠厚之風禮義之俗成而人心悅矣周之王業不基於此歟

鴟鴞

經旨曰周公以管蔡流言之故作此詩以貽成王此說本於書之金縢誰能易之但金縢之書亦有錯簡故舊說皆以此詩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殊不知管蔡既誅何必復作此詩邪愚於書文已畧叙正辯見說理會編卷十書論下今以此詩言於管蔡未誅之前然後成王有所感動而周公得以致辟於罪人耳然以殷畔者孟子專言管叔則管叔者罪之首也詩意

當有所歸重焉此周公告成王之詩宜當爲大雅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詳見墓門字義本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

自名其巢也鬻與育同養也此詩爲管叔而作則鴟

鴞當比管叔子當指百姓恩斯勤斯言忠愛勤勞王

室也惟其忠勤所以閔百姓而養育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比也○土音杜

徹取也土韓詩作杜方言謂根為杜牖巢之通氣户其出入處也綢繆牖户正是愛護百姓處蓋言預備國家之意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比也

拮据拘捋謂以手拘捋草也捋採取之也荼萑苕蓋茅穗之類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

巢也此章言已勤勞作室之意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比也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叫呼也此章言所以作詩哀鳴之意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觧文義大抵得之所不同者以鴟鴞比武庚以子指管蔡耳

東山

經旨曰周公勞東征之歸士而序其在途及歸家之情也勞歸士而為之道其情似亦當為王風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賦也○敦都回反後章同

篇內凡言我者皆托以征夫言東山即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所謂王來自奄即東征而歸之事也

慆慆如水下流而不返也零落也濛細雨貌曰歸猶云言歸西西周也裳衣者平居之衣士與事同謂事其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周公之東征未嘗用兵事戰特經畧及三年而後歸耳詳見說理會編卷十書論下久而不歸歸而遇雨在塗以雨為苦見其時之愁慘也大抵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制裳衣以征役久而

衣破敝欲更制之而自令勿復從事於行枚也烝升也自野而上升於桑也桑野在途所經見其為蠋所升則在家蠶桑必已廢業可知敦者獨處不移之貌獨宿車下言尚未歸也古者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於車下身在外則不能治桑野之桑矣此言其在途思歸之切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

可畏也伊可懷也賦也

首章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也果臝括樓也以夏正六月華七月實九月熟施延也蔓生故延施宇下也伊威壁間甕底所生小蟲也一名鼠婦室無人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長脚者也一名蟢子戶無人出入則有之町畽廬傍畦壠也無人治之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閃爍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喉下有光舊說以熠燿即螢宵

行爲夜飛但熠燿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故從黄氏之説以宵行爲似螢之蟲而以熠燿如下章之云然後於義爲順也言室廬荒廢雖若可畏而不能已於懷思也華谷嚴氏以此言歸士無室家而以末章所謂其新者當之則鑿矣葢雖有妻室在家而或有不盡掃除之屋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

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

鸛水鳥頭無丹項無烏帶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將雨則恐行人不易至故婦以為嘆也洒掃洒地而掃穹窒說見七月皆以待夫之至也我征征夫自我也聿至謂忽然而至足以慰婦之思也瓜苦苦瓜也人所不取故敦然獨存栗薪者周土宜栗民家多種之而為苦瓜升上者所蔓

栗亦成薪矣蓋言其初歸感歎之情也金縢稱周公居東者二年此云三年者通往來在途之數而言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賦也

馬色有白處有黃處者曰皇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者曰駁騂赤色也縭婦人帨巾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儀之多也倉庚飛而羽熠燿昏姻之時也當此時女子

歸者其新孔嘉但以起舊日之室家相見亦宜脩新昏之樂耳非必以新爲歸士之未有室家者也其舊如何本上章婦嘆於室而言此則言其歸家遂願之情也以此慰勞見在上者之能體其意矣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

經旨曰此東征之士稱美周公之詩也集傳謂其答前篇周公勞已之勤則若出於有意而不見人心之

自然矣自此以下四章皆當為王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

斧斨詳見七月字義易旅卦註斧所以除荊棘四國四方之國毛氏以為管蔡商奄者非也就如其說亦不當以奄列其間蓋其時奄已封魯非叛國也而四國之叛者實商與管蔡霍耳皇齊詩作匡正也將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賦也

錡鑿屬吪化也化之而不殺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

銶木屬遒聚也言不使離散失所也休言天下和平也○華谷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與斨並言乃

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破故言但能破我之斧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惟四國是正而已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忍疾之

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

令按周公之東征期以撫安其地從征之人必少雖有兵器亦不用而所用以除道樵蘇者惟斧斨錡銶而已華谷之言可謂深得周公之意矣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

經旨曰成王能鮮流言之疑信用周公而東方賴以安靖故東人喜之而作是詩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比也

伐柯用斧以為東方徂征之比也得妻用媒以為金縢解疑之比也君之於臣猶夫之於妻故託妻為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比也

遘遇也因媒得妻故以遇言之子即指妻也踐行列也妻主中饋故以籩豆言此以比周公征東不假兵威而能綏之以德蓋以身為本故曰其則不遠也爼豆之事則嘗聞之即籩豆有踐之意惟如此然後能

折衝樽俎也蓋疑先釋而後志得行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經旨曰周公征東將歸而東人願留之故作此詩周公之歸事畢而歸非成王迎之也成王之迎不在東征之後辯見說理會綱卷十書論下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興也

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鯉而鱗細眼赤魴說見汝墳

九罭常網非大網也鱒魴常魚非大魚也但以九罭所過者惟鱒魴興我之所遇則袞衣繡裳之周公見網羅豪傑得如周公者乃大網也此言周公不易得之意

○鴻飛遵渚興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興意

遵循也再宿曰信渚鴻所居飛則不定也故得至此地信處

○鴻飛遵陸興也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興意

高平曰陸陸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則留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賦也

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願其且留而無遽歸故惜其去而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

經旨曰周公遭流言之謗成王之疑未解而公處之

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而作此詩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興意）○（孫去脩後几孫順之孫並同）

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疐一作躓路也狼胡垂尾長食滿腹則勢重而行相礙孫委曲柔順之意碩膚指其功業之大而言也几几安重也蓋不動聲色之意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興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興意）

瑕疵也德音不瑕永終譽也○華谷嚴氏曰狼猛從

之獸平時不至跋疐其尾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也今按狼之跋疐不必以其落機穽時言蓋因腹滿而有跋疐耳跋於前則必却而頓後疐於後則必進而蹴前覩其閒加一載字義當如此

狼跋三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四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五

明　季本　撰

雅

雅者正也面相告語之正論也謂之小雅乃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正論謂之大雅則朝廷君臣之正論故用之朝會用之燕饗用之贈送用之慰勞各有攸宜而非若風之可以隨所用也但雅中有譏刺之詩如正月小旻巧言大東北山青蠅桑柔名旻之類皆

諷辭也但以其為臣僚直言時政故不屬於風而為雅耳詳見總論六義下

小雅

諸篇有他詩雜入者說見本篇

鹿鳴

經旨曰此朝廷燕羣臣之樂歌當為大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興意

呦呦低下聲苹藾蒿也青色白莖如筯始生香可食陸生之苹非水中之萍也我主人也嘉賓指羣臣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歌有笙古者作樂必歌吹間作詳見總論詩樂下承下截上之義程子所謂承以藉之是也筐篚屬承物之筐謂之承筐將奉也周行詳見卷耳字義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此正燕禮也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大道

也燕饗食飲禮各有分别詳見彤弓字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興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興意

蒿即青蒿詳見蓼莪字義德音即上章所謂示我周行也言甚昭明蓋本於德者如是視與示同恌薄也君子指在位之善類燕謂燕飲敖者不拘束之意欲其勢分兩忘而樂告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興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意○樂音洛湛音耽後凡言湛樂並同

芩草也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湛樂之甚也燕樂其心則情相洽華陽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鹿本山林之性在野以食非可羈縻者如賢者隱處山林非人君所能屈致故三章皆以鹿之在野者起興此非語他國使臣之辭也後二章皆言旨酒可以見

其爲燕禮而其燕爲燕羣臣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舊與四牡皇皇者華同用亦詳見詩樂

下

四牡

經旨曰周之征夫勞於王事不得歸而思其父母故作此詩也父母之思不能不怨而不敢廢王事怨而不怒矣大畧與北山相似而實不同北山則直言以

譏切時事宜爲小雅此則諷言以道達私情有似王風耳然本衰世之情但說詩者惑於小序文武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之說故以鹿鳴四牡皇華諸篇皆爲文王時詩雖於義本有不通亦必強爲之解而不知秦火之後篇章散亂今時所存之序多參舊經豈可憑以爲世次之先後哉集傳謂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正此類也惟玩其辭以求其意斯得之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

周道大路也倭遲迴遠之貌盬說見鴇羽王事靡盬言所以不得歸也傷悲者以不得歸為悲也以起下章不遑將父母之意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賦也

啟跪處居也古者席地跪則雙膝著地而聳身居則雙膝著地而坐下也此申言在塗不得休息而無暇

念父母之意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興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興意

翩翩斜飛下止貌鵻烏短尾之名謂鵓鳩也一名鵓鳩即左氏祝鳩性最孝故以起興苞栩說見鴇羽言鳩飛亦有下止集木之時而人不能也將舉也猶言題起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興也王事靡盬不遑將

母興意

杞枸檵即今枸杞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賦也

駱最耐勞駕耐勞之四駱而駸駸疾走見其不能下止也如此則無歸期而念母之情豈能遏乎諗告也舉母作歌而以告於人庶幾觀風者采之其情可達於上耳母之育子尤為劬勞而在家念子之情尤為

懇切故承上章將母而特以母言之作歌謂思母者

實作此歌也豈可以為在上者逆探之辭哉

四牡五章章五句

舊說以此詩與鹿鳴皇皇者華俱為上下通

用之樂歌意必有借此詩以勞使臣者而後

遂混為他用耳

皇皇者華

經旨曰此天子遣使臣之詩當為大雅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_{興也}駪駪征夫每懷靡及_{興意}

皇皇光厥貌華草木之華也駪駪行在先貌征夫指使臣之將行者每懷靡及言當常思其有不及不可自以為足也原隰而有皇皇之華猶使臣將命而光華之及於下國也奉使而常懷不及之心則必能咨衆謀矣如是而後可為有光華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_{賦也}

濡潤也周徧也咨訪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賦也

如絲言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賦也○度徒洛反

後凡謀度之度並同

沃亦潤意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

駰馬之陰白雜毛者也均調也○諏謀度詢皆謀度

之意因各章協韻而異其文耳無所別也周於訪問

無所不盡其謀可以見其每懐靡及矣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華陽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詩歌之用詵見鹿鳴

常棣

經旨曰此詩蓋周公所作用以為兄弟相燕飲者之樂歌雖不專為管蔡之亂然因管蔡而有感於中者

亦深矣左傳載富辰之言多失聖人之意不足據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興意

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與萼同華之趺也韡韡盛而有力之貌其字從韋則有堅韌之義焉常棣以萼承華相依甚力猶兄弟親情之固也故以起興言兄弟最親而情當固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賦也

威畏也謂其遭死喪之變事之最可畏避者惟兄弟則其心係於懷而相恤也裒聚也謂治葬而裒聚於隰原之材亦惟兄弟能為之營求耳此章言兄弟之恤其有喪者如此非有親親之至情而能然乎

○脊令在原興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興意○令平聲後脊令同難去聲後凡患難之難並同

脊令行則搖於在原時見之首尾相應兄弟之急

難而相應者亦如此故以起興每猶凡也況與怳同言朋友情雖愴怳亦但長嘆而已難即死喪之事蓋承上章之意而申言之見他人不如兄弟之親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 ○務當作侮

鬩鬪狠也禦禁止也務左傳作侮謂外患也上章急難以家禍言也此章禦侮以外患言也烝衆戎

助也兄弟急難以其素相睦者言也曰鬩墻則有隙矣然外患則必相䘏見其親親之本心而小忿不能奪也朋友雖衆亦不能與以申上章良朋永歎之意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

喪死喪也亂外侮也寧安之定也喪亂而朋友不如兄弟蓋親踈之等自有不同而緩急之事亦有非朋友所能與者未可盡以為朋友之薄也及事平而視

兄弟不如友生則失親親之本心而以他人為親矣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也

儐陳飫饜也孺親慕之意如小兒之慕父母也言設殽具酒以飫兄弟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見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也

翕合也人所以不能篤親親之恩而薄於兄弟者以私於妻子也故言欲兄弟之和樂必自妻子好合始

好合與夫相和而不違其志使和氣洽於一家也蓋刑寡妻而至於兄弟之意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賦也

室家以妻子居於一家而言妻帑樂則不至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而室家宜矣所以能親兄弟者其工夫之要只在宜妻子而已故推本言之而謂人之於此不可不究圖其實也究窮也圖謀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

經旨曰此燕朋友之樂歌也人君遠於民庶朝夕所與交而資之以成德者惟諸父諸舅兄弟故朋友之義於三親最切但恐或有不睦其心先携則禍本基矣故作此詩以明先施之義欲其相好而不相猶也然近於衰世寡恩之志故所陳皆遠怨之辭遠怨而得其歡心相忘於形迹然後可以諭於道也此詩序於常棣之後意亦周公感於管蔡之事而發歟此天

子諸侯之所宜戒故朝廷燕朋友遂以為樂歌焉此與頍弁似互相發者宜為大雅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興也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意

丁丁空林相應聲嚶嚶鳴聲和也幽深相視矧況也平者和之得中也伐木下人斬伐之事以喻下之伐上也鳥在其上聞有惡聲避遷喬木而自求其友聲

應相和喻人當上下相殘之世不可效尤而惟篤朋友之義務求其和雖有小忿亦不計也和平以德言心之所安即是神聽也

○伐木許許（興也）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興意）○許（呼古反於音烏後凡歎詞之烏並同）許許舉動勸力之聲比丁丁則聲已闕於外矣舉伐木而不及鳥鳴省文也釃泲去糟也藇美貌羜羔五

月未成羊者也速名顧念咎過也言寧彼有故而適然不來我則不坐於有罪之地此所求於朋友者先施之意八簋言其器之盛蓋天子燕朋友禮宜加厚也

○伐木于阪興也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興意

阪地之陂者也衍多也乾餱籩實也不與人燕會則

生怨故有愆滑亦釃也酤買也蹲蹲蹲身而舞也伐木于阪則出于外矣蓋惡聲之漸迫也兄弟無遠言當速之以來而不使相遠也與上章速諸父諸舅意同皆言所以篤朋友之好也民之失德指君而言此以下通結父舅兄弟言其皆當以酒合歡而不至於乾餱之愆也無酒酤我設言也華谷嚴氏曰無酒則爲我酤買之非必無酒設言縱使無酒猶當酤之篤於朋友不以無爲辭也下文言飲此滑則知不待酤

也○此詩三章皆以伐木起興言他人雖有傷殘之禍而我則宜相親愛如鳥之和鳴不可失朋友之歡而使之相疑也勸之以飲酒歌舞而不及於乞言正德所重在忘懐耳春秋時如叔帶佞夫之類失懿親而生内變者不少然後知此詩之意垂戒遠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此從劉氏分章非毛舊也

天保

經旨曰人君能以德及民宜享多祿故其臣美之而作此詩蓋欲其德之有常也此頌體也雖稱頌之而歸於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古之人所以勸勉其君者亦多有將順之言如史克之頌魯僖公者皆惓惓望其進德非面諛也舊說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而臣之受賜者歌此以答之此則出於有意而非平時愛君之本心矣況前五詩者所用異時不知為何時之燕而作邪將先作此詩隨其燕而皆以

此答邪蓋有求其說而不得者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

保定謂保其身而使之安也固堅言其德也有德而得民心之歸所謂福也單盡也單厚多益以德言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除庶以福言此言其以德獲福之備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賦也

戩盡穀善也罄亦盡也本戩穀而言罄無不宜者宜君宜王宜室宜家宜兄宜弟宜民宜人處之無不盡善即其德之單厚多益也百禄即除庶之所聚也維日不足即遐字之意此言其以德獲福之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賦也

天保定爾德之固也以莫不興福之盛也山阜岡陵

言其積之甚厚川至言其來之無窮所謂莫不增以終莫不興之意此中言上章所謂遐福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賦也

吉善蠲潔也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言時祭也時祭但及於四親廟先公王以祖紺大王王季文王言蓋此詩作於武王時在三王追尊之後故云然詳見廟制考義祭享之

時條下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期之也猶問於神而神告之故曰卜萬壽無疆者祝爲尸致福於鬼神之辭即嘏辭也此言其德足以通神明而錫福無疆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賦也

弔與的同質諸鬼神而的然無疑也詒多福即上章所謂卜爾萬壽無疆也羣衆黎黑猶言黔首羣黎即百姓皆言民也質實無偽但日用飲食而已豈徒日

用而不知哉已皆化而為德矣蓋亦爾德之所及也民心歸化而德各自新所謂詒爾多福者如此福固不在民心之外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賦也

恒常也謂受日光而常明也升謂日出而明必進也南山終南山也騫虧也騫崩則山有損壞不得為壽矣承者承其庇覆也此皆言萬古不易之意以見福

之無疆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

經旨曰此宣王時伐玁狁以歸而勞歸士之詩也蓋出車六月皆宣王時伐玁狁事雖不必其同爲一役然不可不以此爲宣王詩也序以爲文王時詩則玁狁者即獯鬻也自大王避獯鬻遷岐至於文王皆以安民立國不以養民者害人絶無伐玁狁之事世儒

以其詩列於小雅之前而遂附會其說朱子辯說既以爲未必文王之詩矣但謂之遣戍役則篇内皆既歸之辭也烏得云遣而戍役防秋之說本非古法程子雖以爲言蓋未之考耳詳辯於讀禮疑圖卷之三矣其曰戍者特本於我戍未定之一言而亦非後世更番之戍也安可遂據以說此詩之義哉慰勞之詩當爲大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興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意

薇可食之菜說見草蟲作生出地也采薇者孔氏以為二月時也歲莫者十月將改歲也當春月薇作之時已往出征而歲暮當歸猶不得歸也葢追叙其初行采薇之事而勞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興也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意

柔始長而弱也憂謂憂玁狁之為患而不得歸也烈

烈內熱如火也載飢載渴謂奔走道塗而不得及時飲食也戍未定謂常迎戰而無定居也聘問也欲通未得歸之問於家而無可使者故曰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興也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興意

剛者老而不可食也陽十月即前所謂歲莫也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來謂歸也采薇自作而柔自柔而剛忽已至於歲莫已在可歸之日而尚

未得歸故曰我行不來不來者未得來耳非謂致死無還心也憂心孔疚與上章憂心烈烈意同王事謂征玁狁乃周王之事也非指文王蓋文王未嘗稱王序以為文王以天子之命則朱子固謂其為衍說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興也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興意

爾華之下垂爾爾然也常常棣也常棣以萼承華如士卒之承將帥也故以華興君子之車即下章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之意路戎車也君子指將帥也業業者馬欲行而惟以去為事也戎車既駕則將征矣故曰豈敢定居捷勝也一月三捷者已然之辭先王用兵有征無戰宣王之時已不及古故以戰勝為功也然常戰常勝正見玁狁之急而士卒所以不得歸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賦也

騤騤騤違貌言馬欲去而勢不可止也依依車以行

也腓足肚隨足而動也小人隨君子而動可見卒乘之輯睦矣翼翼張竦貌言馬之欲行如鳥舒翼也象弭弓梢也以象骨飾之服盛矢器也魚東海似魚之獸其皮可為矢服者象弭謂弢弓於韔而露其弭也魚服謂納矢於箙而露其服也戒謂戒以慎戰也蓋其心本不欲戰但以玁狁之急不得不應之耳此申上章一月三捷之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賦也

楊柳依依即薇作之時也雨雪霏霏則寒甚而在歲莫之後矣見歲莫之時欲歸不得至於雨雪而始得歸耳行道遲遲非謂歸途行遲也蓋追言從征之日奔走道塗而每至飢渴耳我心傷悲即前章憂心烈烈載饑載渴之意蓋申言情之可哀以勞之亦可謂深察於士卒之情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按南仲出車言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與吉甫六月同時則南仲與吉甫當同為一事而采薇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明與彼二詩者時序不同得無本兩事而出車六月則因初征未服復遣吉甫攘敺畧定而南仲繼之以經理朔方歟則六月出車當在采薇之後矣觀彼二詩者皆言薄伐則固有善勝之道而不主於窮兵者也采薇不言薄伐而言一月三

捷則假戰勝以示威此其所以不及吉甫南仲之能使蠻夷率服而兵不再勤歟然則宣王初政尚亦好攻至其晚年用吉甫南仲諸賢而後中興之業始盛不可以采薇之時遂為盡善也

出車

經旨曰宣王時南仲平玁狁以歸而勞之之詩也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宣王時人南仲之平玁狁當與尹

吉甫六月詩同時蓋因采薇時初征未服而遣吉甫以重臣追逐狄兵吉甫既至大原而居鎬經營矣又使南仲繼之以往朔方焉蓋禦戎狄之道以守備為本而朔方者狄人所以通西戎之要路也朔方城則足以制西戎而狄失右臂之助不待攻戰而可以伐謀矣否則雖一月三捷亦徒勞兵力耳彼經畧不足以服人心安能保其久而不畔哉當為大雅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名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也

牧郊外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言南仲奉命出車而急於王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賦也

郊在牧内取協韻耳無他義也旆旆飛揚之貌況茲也此章言南仲出車而以王事為憂所謂臨事而懼也恐其勞不易息故又曰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賦也

王周王也南仲時為大將以城朔方者方即朔方今陝西寧夏衛在今固原州西北彭彭壯盛貌詳見載驅字義央央在中不定之貌赫赫德威顯著之意襄即書懷山襄陵之襄謂駕出也固原乃周畿邊徼之地界連朔方相距五百餘里其東北為北狄西南為西戎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也西戎道絕而

不相犄角則可以驚玁狁而出其上矣故曰于襄此言南仲奉王命而城朔方蓋秉吉甫驅逐玁狁出境之後雖廟謀之先定而實其赫赫德威足以震服玁狁不待於用兵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

華方開花也塗凍釋而其泥塗也黍稷方華鄭氏云朔方之地六月時也雨雪載塗鄭氏云至春凍始釋

而來反也此與采薇本二事東萊呂氏合為一事而解之牽强甚矣但鄭氏所釋黍稷方華之六月謂建未之月與後篇六月不同詳論於後篇矣簡書西戎侵境而被患之國以簡書告急也時密阮諸國猶在令涇州界上近於西戎疑即指此類也西戎雖不得與玁狁通而尚未有懲故為患耳南仲初出本城朔方城畢而又有西戎之伐故至於雨雪載塗而始得歸也始往而黍稷華既歸而雪載塗此言其行役之

久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以玁狁方言畏此簡書以伐西戎言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

草蟲阜螽詳見召南草蟲字義草蟲鳴鄭氏以為晚秋之時也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載塗之前玁狁城畢而西戎警急之時也此時南仲家人感於時物之變方思其歸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至於歸

時則雨雪載塗矣西戎近於玁狁蓋嘗與之表裏為患者故往伐之是翦玁狁之羽翼也然曰薄伐則亦但問其罪使之自服而亦不假於兵力也觀於此詩但言出車而不言甲兵師衆其意可知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賦也

春日至采蘩孔氏以為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當在雨雪載塗之後蓋已歸朝而為奏功之時矣歷序三

月之景見其非若草蟲之候而室家可以樂也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衆也謂其徒黨來降者也執訊獲醜不殺一人而就縛也以西戎之功言其歸不見有盛大聲威故曰薄言還歸然皆南仲赫赫德威之所服也西戎服則玁狁平矣故結之曰玁狁于夷而西戎之所係亦不小焉

出車六章章八句

小序以此為文王時勞還之詩則文王未嘗

為天子稱王而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則所謂王與天子者何所指邪說者强求其觧而以歸之商紂迂迴遷就殊不可通亦徒費辭說耳小序之陋本亦易見而世之名儒猶泥其說不知言之病一至此乎

杕杜

經旨曰婦人因夫久從征役過期不歸故作此詩以序其懷思之情也舊說以為勞還役之詩則既還而

得見其妻矣苟欲勞之豈無餘意何必諄諄為其妻追述未還之感邪以篇內王事靡盬之言推之意其當為王風耳

有杕之杜有晥其實興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興意

晥結實分明貌杕杜有實秋冬之交也陽十月也此歲莫而可以歸之時也女妻自謂也遑暇也謂征夫亦可以暇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興也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興意

杕杜之葉萋萋春將莫之時也自秋冬之交即望其歸而至此則春將莫猶未得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興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興意

杞可采而食者枸杞也言人有陟山采杞之時亦春莫矣春莫而猶不歸則貽我父母之憂也檀木堅可

為車故曰檀車幝幝敝貌痯痯病貌檀車耐用之車而亦敝壯馬有力之馬而亦病見其久且勞也不遠謂其歸期當近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賦也

載裝也謂征夫不裝載而來也憂心孔疚妻自言其憂之至病也歲莫而歸者期也至於春莫則期逝矣恤亦憂也會合也謂卜筮皆告以會期之近也○此

詩四章全無一語及於戍役勞苦之意但述其憂思之情故知其非勞還役之詩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五